

孙幼才

小说自选集



■ 南阳作家群丛书

如果戚偏而接济一点，后因为生意萧条，就不再
管她了，现在只有靠农民接济了。有些最
穷的农民一点粮食，但又怕随时断绝供应；站
队以后，就只顾着弟弟在田里捉乌龟。
田里的大田里乌龟很多，一脚下去，就
能捉几个，出去一次就能归。她在谈话
时，情绪似乎很平静，可见她已经适应了
这种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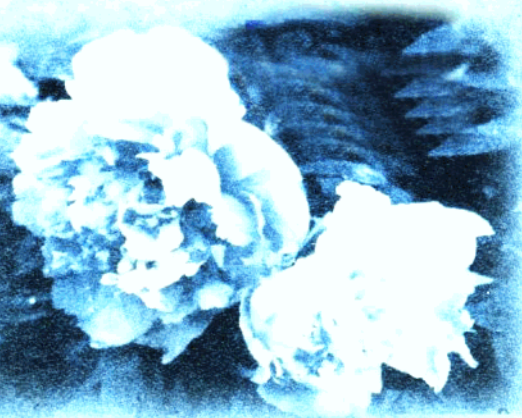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孙幼才

小说自选集

●
南阳作家群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幼才小说自选集/孙幼才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8. 12

(南阳作家群丛书/杨贵才, 孙鑫亭主编)

ISBN 7-80623-136-6

I. 孙… II. 孙…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568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丽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5000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孙幼才

男，1931年冬生于河南内乡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初中上了两个月，便因家贫而失学。1949年参军后，做了多年政治工作，1964年转业到地方，从事文化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从青少年时起，就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兴趣。新时期以来，曾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为数不多的小说、散文，1980年加入省作协。其间，还为专业艺术团体创作了几个剧本和几十篇曲艺类作品，得过几个奖；除个别作品尚有生命力，其余早被观众忘却。

，家里的重担全落在她的肩上。事先●还有几家亲戚偶尔接济一点，后因物受牵连，就不再管她们。现在只靠农民协会救济了。希望家里还能有一点粮食，但又怕随时断绝供应，所以教子以后，就■领着弟子上稻田里捉与量。到过稻田大田里与量很多，常一脚下去，就能踩住几个，出去一次●满载而归。她在谈话时，■情绪似乎很平静，显然她已经渐渐地适应了这种生活。

痛苦与磨难原本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她来说似乎还早了一点，她还不能承受这种重负的年代啊。我暗心地怜惜她●预想了胎，但总总缺少她的意志为转移呢？用唯心的理念说，只能是命运的安排。

新上的锣鼓声越来越远，这是秧歌舞的节

作者手迹

《南阳作家群丛书》

编委会成员及正副主编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南 丁
	王菊梅	邓本章	黄玉钧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副主编 刘学林 王遂河

出版说明

一、近年来,在南阳盆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里,集中出现了一批创作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如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同宾等,他们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指向和地域文化特色,不时成为国内文坛的热点,其作品如《村魂》、《满票》、《五月》、《香魂女》、《向上的台阶》、《匪首》、《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曾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少作品还被译到国外广为流传,很快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为了展示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实力,总结其创作经验,本社向读者隆重推出南阳作家群系列作品。

二、本丛书入选作家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或独特风格,大体上代表了南阳作家群的整体水平。

三、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选集为主,每集作品由入选作家自己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每集作品前冠以自序或他序。

四、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省文联,南阳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8月

序 (周大新)

当下在南阳生活的作家中,年纪最大创作时间最早的作家,要数孙幼才了。他作过小说,写过散文,编过剧本,在几个方面都做出了成绩。读他收在本书中的作品,很为他的创作实绩高兴。

他的小说,就题材指向来说,主要是农村和军队生活两个方面。他所以钟情农村题材,是因为他出身在农村,农村有他的根,尽管他后来走出了农村,但血脉相连的那种亲密感使他不能不频频回望乡间;他所以关注军队生活,是因为他参过军,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军队过的,军队生活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农村,是考察民族灵魂和民族根性的最佳场所;军队,是思考生与死、荣与辱等人生问题和人性弱点的最好地方。他把自己的笔对准这两个方向,无疑是一种高明的选择。

在他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我很喜欢《沉重的荣誉》和《不速之客》两篇。《沉重的荣誉》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悲剧:万老爹因为是英雄的父亲,必须在舞台上朗诵一首由别人代作的诗,而恰在这时他的小孙子得了急病,他在慌急中照自己的真实心思改诵了诗句,结果成了反革命。这篇小说除了批判那个时代的荒谬外,把中国农民那种逆来顺受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对我们认识中国农民和中国人有警示作用。《不速之客》写的是一个宽容的故事,一个对人做了坏事的女人,被他人以德报怨给予了宽容。这是对中国人美好人格的歌颂。宽容是改善人际关系避免人际冲

突的一个重要途径,小说提倡宽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两篇小说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人进行审视,丰富了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

大概因为我是军人,我对他的军事题材小说更偏爱一些。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瓦什岛上与信天翁鸟的战斗为素材的小说《奇异的战争》,在故事叙述上很见功力,他把人对人的战争与人对鸟的战争交织在一起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性在战争中被扭曲的程度。他的《侦察兵与少女》这篇小说,写了解放战争中一位战士和敌对营垒里的一位少女的恋情,故事写得跌宕起伏、回肠荡气,让我们看到了感情深处的奇异景观,感受到了爱的伟大。除了表现历史上的战争生活之外,他还关注现实的军队生活,写了《新兵安琪莎》,描写了新从军的一名女兵的成长过程,把女战士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

他的小说,师承的是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写法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他几十年一直坚持用这种方法写作,足见他在艺术上的执着。创作是一个最需要主见的行当,他正是因为有主见,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幼才先生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十分曲折,他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在几年内两个儿子相继去世,人生的两大不幸都经历了。这些苦痛不能不使他对人生的看法与一般人相异,当他拿笔去写作时,他对人生的那些感悟就在不觉间渗透到了字里行间,这就是我们读他的作品会产生兴趣的原因。我在这里特别想提到他的散文,他的一些写个人经历的散文,情感真挚动人,娓娓的述说中有对人生的感喟,使人读了以后,会对命运的奇特多变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就作品的数量来说,幼才先生的著述量在南阳作家群中不算多的,但他却是南阳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被大家选为作协副秘书长,热心地从事文学组织工作,不厌其烦地为作家朋友们

的事情奔忙,化解各种矛盾,把大家团结粘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南阳作家群的整体战斗力。这是他对南阳文坛的独特贡献。

我和幼才先生相识于十年前,十年间,不论我走到哪里,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这期间,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我一直把他看作我生活上的老师。我是没有资格给他的作品写序的,上述文字,只是一个后学者读了他的作品以后的一点感受,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和读者们一起交流。

丁丑年春于京

目 录

序(周大新)	(1)
侦察兵与少女	(1)
沉重的荣誉	(53)
奇异的战争	(65)
不速之客	(89)
梦幻般的晨雾	(96)
新兵安琪莎	(131)
情缘	(142)
司长下乡	(198)
尴尬人生	(209)
白蚁的触角	(251)
咫尺天涯	(263)
博尔赫斯之点化	(288)
火种	(292)
夏夜的旋律	(324)
心事	(333)
黎莎	(338)
再生之地	(350)
后记	(399)

侦察兵与少女

我一生只害过一个人，
一个爱我的人；
她一生只爱过一个人，
一个害她的人；

——题记

午夜大搜查

大搜查从夜间零时开始！

天上没月，树梢没风，白日身披彩色华服的群山，此时全都换上墨黑的睡衣；街道两旁的房屋，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各家店铺看不清招牌，分不出门窗；被炮弹炸坍的城墙，袒露着残缺的肢体，像是在无声地诉说战争的残酷；被匪徒们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山城，此刻正疲惫不堪地躺卧在大山的怀抱里静静睡去。

当淮海战役在徐(州)蚌(埠)地区全面展开后，我们一七三师奉命越过京汉线阻击黄维兵团东进。由于后方兵力空虚，已经解放了的桐山县国民党残余势力再度死灰复燃，重新纠合起来进行

血腥报复，许多农会干部被剖心挖眼，血淋淋的人头倒挂在城门楼上，年轻的姑娘被劫持到深山做了“压寨夫人”，城里的商店夜间时常遭到洗劫或焚烧……山城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地狱的城。每当夕阳下山，街上便空无一人，连野狼都敢大摇大摆地从街心穿过。

黄维兵团被彻底歼灭后，部队又立即回师桐山追剿残匪。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匪帮残余势力很快上崩瓦解，纷纷缴械投降，少数罪大恶极的伪军政首领，为了逃避镇压，便化整为零，昼伏夜出，打家劫舍，偷袭哨所，爆炸仓库，闹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为了彻底根除匪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地方公安机关与部队决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对教会、寺庙、庵堂、有反革命身份的住户以及匪徒可能隐蔽的物体，进行一次地毯式的突击搜查。因为面积太大，兵力不足，师司令部各科除了值班人员，所有参谋和见习员都和部队一起出发了。

我们像是走在一条废弃的矿井里，绕来绕去，辨不清方向；脚下的路磕磕绊绊，仿佛进入盲人世界。偶尔听得见山上的猿啼和住宅的狗叫，偶尔遇见一半个胆大的居民站在墙角撒尿，偶尔还能听见清脆的枪声和手榴弹沉闷的爆炸声，这显然是兄弟部队在搜索时遇到了敌人的抵抗。大家都提高了警惕，打开了枪上的保险机，保持临战状态。凌晨一时许，我们走进一条悠长悠长的巷道，堵住了伪县长王凌霄家的门口。

王凌霄年轻时在区公所里当司书，干的是起草公文、统计报表一类的差事。只因天主教意大利神父帕尔瓦蒂看中了他的老婆，并暗中勾搭成奸，从此便借助神父与官府的关系当了区长。时隔不久，妻子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小荷，这女孩真不愧是“中西合璧”，黑头发，蓝眼珠，皮肤白中透红，身材修长匀称，是个标准的混血儿；王凌霄每次看见女儿，就像是吃了个苍蝇，由于他生性懦弱，又

想借助神父继续高升，便常用“只见肉头吃饱饭，不见肉头压死人”的俗语自解自劝；加上他是一区之长，人们只能背后议论，谁也不敢说在当面，所以一直装聋做哑，睁只眼闭只眼，全当没有那回事。然而，小荷就不同了，从她记事起，就时常听见小孩子们叫她“混血儿”、“洋种”，她又羞又气，时常躲到家里不敢出去，渐渐地形成了内向性格，长大入学后，很少与同学们接触。校长为了讨好她父亲，时时处处都设法保护她，才使小荷心中的创伤渐渐得以抚平。王凌霄果然没有辜负校长的一片好心，在小荷考入中学后，这位校长便跟着提升为中学校长，对王小荷的保护也就更加尽心尽力了。

随着学习环境的改变，王小荷的天赋得到正常的发挥，不仅学习成绩每期名列前茅，而且显示了极好的艺术才华。她的嗓音清脆嘹亮，舞姿优美动人，师生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待她，议论也渐渐地少了。

再说王凌霄原指望帕神父进一步提携，可惜他老婆渐渐成了昨日黄花，因此对他的升迁也就不再热心了。直到十多年后，帕尔瓦蒂发现他的女儿已出落成沉鱼落雁的美人，于是又想把罪恶的魔爪伸向这位无辜的少女。他利用教会势力，与官府打通关节，让王凌霄到豫西南一个小县当了县长。也是他官运不济，上任不到半年，解放军就以风卷残云之势直逼豫西。王凌霄发现大势已去，只得仓皇逃命，本来打算回家后暂住一段再图发展，不料走到半路就听说家乡已被解放军占领，无奈之下，只得丢下老婆孩子，纠集一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进山当了土匪，妄图等待时机，挽回失去的天堂。

充当向导的一位农会干部，一面敲门，一面高喊：“小荷，查户口的来了，快开门。”

喊声刚停，门就开了。

几个侦察员站在门洞两边，手电光一齐射向屋里，门口站着一

位少女,用手遮挡着刺眼的强光,惊恐地望着我们。她能这么迅速地开门,说明她已经习惯夜里睡觉不脱衣服,随时等候给所有查夜的人开门。

“谁在屋里?”我厉声问。

“我弟弟。”少女怯生生地回答。

我们端着枪冲进屋里,打开手电到处搜索,力求不漏掉一个可疑的地方。

这是一座狭小的土屋,一堵齐腰高的土坯墙从中间界开。外间是锅灶,柴禾,盆盆罐罐,里间放着一张床,床上睡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搜索每个角落,查抄了一些书籍和笔记本,找了一根草绳捆好,然后把目光投到床上,小男孩睡得很香,但我们必须打扰他,因为刚才在一个伪营长家缴获的一只手枪和来不及送给匪徒们的情报,就是从一个熟睡婴儿的裤筒和床褥里边发现的。

我喝令少女将她弟弟唤醒,但是无论是喊叫或推拉都没有反应。我们不能等待,马上掀开被窝找了一遍,又将小孩裹好,然后又掀床上的草垫,小孩在床上滚来滚去。正在检查小孩的棉衣时,侦察参谋大罗突然听见灶间发出“哗哗”的响声,我们几乎同时调转枪口,搜索发出响声的地方。

我正用刺刀扎着锅门前的柴禾,忽然传来一声惊叫。

“在这儿!”大罗用手电照着一个大瓦盆,一脚踢掉了上面的盖子,原来是几只乌龟正在水盆里翻腾,这才放下心来。

“王凌霄回来过没有?”我问少女。

“没有。”少女低着头小声回答。

“放老实点,”大罗接着追问,“到底回来过没有?”

少女受了惊吓,浑身打着哆嗦,用轻轻摇头代替回答。

“你妈呢?”我继续盘问。

“她……她……”少女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

农会干部望着少女害怕的样子，只好替她回答：“洗脑筋去了。”

“洗脑筋”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名词，在新开辟的解放区，凡是反革命家属，伪军政人员，都要分批集中起来，办训练班，向他们讲解革命形势，指明出路，洗清大脑里的反动毒素，老老实实跟着共产党走。

少女的日记

大搜查的战果比最初预料的还要辉煌，缴获的战利品源源不断地送到师部大院，各种武器、弹药、电台、反动传单和书籍、笔记本堆成了一座小山。师部从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战士，负责清理分类登记造册，师政委指示我带领一个小组，专门审查杂七杂八的文书，查找各种线索，不准漏掉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小组将所有文书搬进一间空房里，关起门来开始工作。我在搬运时，特别留意从少女家中搜出的那捆文书，最先打开审查。我粗略地看了一遍，多是中学课本，各种作业本，还有张恨水的一部小说《如此江山》。从一本高中国文课本里发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王小荷的单身照，背面注明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天，是考上高中时照的；另一张是她和母亲、弟弟的合影。从照片里可以看出，母女当时是那么喜悦，即使几十年后翻出来，她们还会感到无比亲切。

我将所有的作业本和课本一页页翻过，再没发现任何东西。从侦察敌情的角度看，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不属于搜查范围。但是少女的日记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仅是因为小楷写得隽秀，内容也耐人寻味，不妨摘引一篇：

星期天的下午，我独自去城外玩，油菜花已经开败了，麦子长成了青黄色，不久就要收割了。我沿田埂走着，忽然看见麦棵里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捋麦穗吃，看样子是个疯人。是丈夫虐待了她？是孩子有病死了？还是谁欺侮了她，把她逼疯了？生麦穗怎么能吃呢？我看她太可怜了，跑回家拿了两个馍。我不敢走近她，怕她抓我，就站在田埂上喊了两声。她站起后向我跑来，我心里很害怕，急忙把馍扔到麦地里。她拾起来，顾不得擦去馍上的尘土，就大口嚼着，还向我笑。主啊，救救她吧。

这则日记，消除了我对她的一些成见，也引发了一些思考。像她那样出身的人，怎么也有同情心？是她母亲的家教，还是人的本性？

我随便又拿出一本她读高中二年级时的日记，里面记叙的多是学校生活，读书心得和田园风光、山川胜景，文字功力比以前长进了许多。我大致浏览一下正想放下，忽然“帕神父”三个字跳进我的眼底，立即引起了我的警觉。近一时期，我们发现天主教堂的动向十分可疑，而且掌握了一些证据，说不定能从少女的日记中找到我们需要的线索。

我重点抽查了她与神父帕尔瓦蒂接触的记载，发现他们不仅在解放前关系密切，而且最近的往来更为频繁。日记里透露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欺骗污辱中国妇女的罪行，还能隐约看出他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暗中勾结的迹象，下面摘引的一则就是铁证：

昨夜入睡，我们班那个英俊少年又来到我的梦中，醒后想得很多。我现在年纪还小，胡思乱想是罪恶的。早